

誰是病人

這家人包括爺爺、奶奶和爸爸，剛坐下來就告訴我們，他們的最大擔憂，就是十歲的孫子出了行為問題：不聽話、不專心，連老師也不斷投訴。孩子卻說：「爸爸才是問題；他很情緒化，罵起人來兇巴巴的！」

他又說：「爸爸很晚才回家，喝得爛醉，他喝了什麼酒我也知道！」爸爸說：「你知道什麼？」孩子答：「是 Carlsberg！」

這孩子很認真地告訴我們，爸爸媽媽離婚了；他很忿怒，爸媽兩人全無溝通，他是他們的「信鴿」。其實不只爸媽如此，爺爺奶奶也一樣，他是所有人的傳話筒。這個家庭的主診醫生透露，這小男孩一向都不多話，每次大人來診治的時候，他都是在旁低頭玩手機。但是這次孩子說出他的心事，在坐的三個成人都不以為然，爺爺奶奶各自不斷在旁笑唬他，只當他是說孩子話。爸爸也把他說的每句話都一笑置之，完全不當一回事。

這個會談進行得十分困難，三代家庭，上兩代人都盡量避免談及自己的問題，卻把問題焦點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，而孩子的話無論有多沉重，都是人微言輕，被大人們當作傻話。但這只是表面現象，在這完全無法交談的上兩代人中，孩子其實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，為大人們提供一個家庭的重心。

爸爸自從與妻子分手後，就帶着兒子搬回父母的家，由父母主力帶孩子。原來爺爺奶奶還有一個女兒，也是住在家中，一家五口，三代同堂，原本應是一個互相幫忙的理想家庭，為何每人都是小心翼翼，各有難言之隱？

很多人都以為孩子行為有問題，就應該集中於管教，為什麼要查三代？問題是，孩子只是一面鏡子，反映的往往是家人尚未處理的矛盾。再說，即使問題出自孩子本身，存有瓜葛的成人，也很難同心合力處理孩子問題，因為他們總是各施各法。

這孩子的父母已經在很不和的狀況下離異，基本是無法交談的一種狀態，孩子什麼時候去見媽媽，大人們也好像並不清楚。奶奶也承認與孫兒的母親一向勢不兩立，離婚後更是沒有幾句話，倒是爺爺與這個前度媳婦有聯絡。他甚至成功地把她請來見陳醫生，但是他自己和兒子都沒有出現。只有奶奶對着孫兒及孫兒母親。孩子見到母親倒是十分開心，一直黏着母親不放手。對一個小生命來說，最寶貴的人物總是自己的父母，管不了大人的恩怨情仇。

很快就察覺，爺爺和奶奶的關係也是千愁萬恨。奶奶指責丈夫是個大男人，專制獨裁；爺爺卻認為妻子才是「大男人」，什麼都是她說了才算。奶奶是一肚子的氣憤和苦澀，爺爺卻是滿腦子的委屈和無奈，孫兒就忙着幫他們調停，告訴爺爺「奶奶是大女人不是大男人！」

上一代的糾紛明顯地延續到下一代，爺爺與兒子也是勢不兩立。老人是不斷設法與兒子訕答，兒子卻是毫無反應。事實上，兒子對我們也是十問九不答，他甚至向陳醫生埋怨自從見了我們，增強了家庭的透明度，孩子的行為更是失

控。在整個會談中，他如坐針氈，起初我們不明白他為什麼那麼抗拒面對家庭問題，慢慢地，我們開始感受到他的無助。

一個青年男人，自少就卡在父母的不和中。長大後成家立室，以為可以自立門戶，卻又陰差陽錯，最後還是帶着兒子回到父母家中。他心中的慚愧，那種寄人籬下的辛酸，讓他實在無法面對。只是他不知道，上一代的三角關係，也是下一代的三角關係，一代傳一代。

有趣的是，奶奶本來才是這個案的病人，患了多年的憂鬱症，她的主診醫生不想一味給她開藥，才推薦一家人給陳醫生作家庭治療。但是仔細探討家庭脈絡，就會發現，究竟誰是病人？對象是不停變動的。家人說問題出在孩子，孩子說問題是父親。患憂鬱症的是奶奶，但是父親看去比誰都更憂鬱。奶奶說爺爺蠻不講理，爺爺卻更像一個被家人拒絕的孤單老人，四處找人談話。那沒有出現的姑姑，也是這複雜家庭結構的一個重要環節。

人人的角色都不能改變，我們想，起碼可以讓父親與兒子分床而睡吧。奶奶說：已經弄來一張碌架床，就是等兒子把床裝置起來。爸爸卻說：房間內都是姑姑的東西，如果搬動，就會產生家變。爺爺也說；是的，家中堆滿雜物，吃飯也沒法坐到一張椅子上。爸爸說；家中根本就沒有一張可坐的椅子。這是他們父子唯一彼此贊同的地方！

我卻想：這個家庭中水洩不通的雜物，遠不如他們三代關係中所堆積的負面情緒更讓人窒息，但是他們都緊守着關係中的垃圾不放手。

好在爸爸開始表達撇在心中的苦澀，企圖回應兒子的心結。但是爺爺在旁卻忍不住挑逗孫子玩耍。奶奶罵他：「你沒有看到兒子在教孩子嗎？」

爸爸終於嘆了一口氣：「你們現在明白，我在家中是沒有地位的！」

這是一個很有能量的家庭，這也是個不幸的家庭，三代系統生病了，病徵就在每個成員身上顯現。